

陳公洽興台清

目次

一	憶念陳公洽先生	一
一	第一任舵工	八
二	臺灣是民生主義試植地	二四
三	爲什麼堅持專賣和貿易	三七
四	維持臺灣一道金融防波堤	三八
五	貧血症的初診	三九
六	公營事業四柱之一——交通	四四
七	平均地權三階段設計	五三
八	工業化進行曲	五六
九	剖視一年來臺灣的再教育	六二
十	臺灣物價爲什麼比較安定呢	六九

十一	從概算來看臺省的生產建設·····	七
十二	記遣送日僑·····	五
十三	陳公洽先生的民主思想·····	八
十四	「二，二八」與民意·····	九
十五	今後臺省財政經濟出路的檢討·····	二五

憶念陳公治先生

公治先生出生長臺灣，勵精圖治，建樹甚多，未及二載，而卽離開，受領導同人，均感依依，憶念之情，不時或已，爰略記載事實，以資記念。

臺灣受治於日本半世紀餘，重歸祖國的懷抱，所有的民衆雖然都同是炎黃的子孫，但在這長久的期間，他們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思想爲人，都染上了色彩。社會經過了日人的長期搜刮，精華殆盡；所有的事業亦都是畸形的殖民地建設，並且戰爭中破壞亦極厲害。光復以後，如何的洗淨一般受毒化頗深的民衆的腦筋，建立健全的思想，如何普及國語國文改風移俗，如何修復原有的建設，如何入手補充的物資，如何將原來配合日本的殖民地建設改變爲配合我國的國家建設，如何將過去自原料至製品沒一種能够製造的工業填補起來連成一套，真是千頭萬緒。且事業範圍之大，吾國人才之缺乏，接收整理更是困難。設非有雄才大略之大政治家，恐須要很長久的時間，方能覓出一點線索。

陳公治先生受命長台，擔任此項艱巨的工作，在短短的一年半中間，在政治經濟教

育文化各方面都整理得井井有條。他堅苦卓絕之領導精神與乎有魄力有政策有決心之赤誠爲公，所建立下來的基礎，真是永遠不可磨滅。不幸有所謂「二二八」事件的發生，其原因非常複雜，絕對不是公治先生個人所應負的責任，而國內許多人士，不明真相，便將一年多來驚人的治績，輕輕的一筆勾銷，真使明瞭當地情形者爲之慨嘆。爰將公治先生治理臺灣的苦心與其治績作一簡單的介紹，俾正經史。此舉完全站在國家民族立場，發乎至誠，絕不含任何政治作用，附帶聲明。

(一) 從接收講起

日人經營臺灣五十餘年，機構之多，事業範圍之廣，除東北外，是吾國任何一省所無。並且當時尚有三十餘萬的日本武裝軍隊，與四十餘萬的日本居民，他們對於接收工作是很大的障礙。要是沒有週詳的計劃和嚴整的步驟，是絕對不能於三數個月中間即能一切接收完畢。日虜日僑亦在一年之內除留用者外均遣送完畢。尤其是廠礦，我國根本沒有培養那樣的技術人才去接收，並且所有的工廠多受了猛烈的轟炸，十九都是殘缺

不全，如何修復，如何開工，技術問題如何解決，材料經費從何處來，到處都是問題，到處都感棘手。然而公治先生有計劃，有步驟，有次序，一絲不亂的，憑着他公正廉明，赤誠服務的精神，短短的期間接收和整理，並加以詳細的檢討，確立經濟建設的方針，已奠定三民主義經濟政策基礎。關於事業的接收，資委會列為全國第一，其修復之速，開工之快，規模之大，亦為光復區任何一處所不能及。大部份的事業都是經過政府的手裡梳理，他想在這一塊新回到祖國版圖的乾淨土上首先實施 國父的民生主義——節制資本平均地權。

(二) 臺灣是三民主義的實驗區

臺灣長期間受治日人，政治是專制的，壓迫的，經濟是剝削的，搜刮的；教育是奴化的毒化的；光復以後，我們要把他根本推翻，和這種帝國主義相反的政治，恰恰是三民主義。

公治先生看清了這點，所以政策的決定，一切皆以三民主義為依歸。光復後三個月

卽成立省參議會，開放言論，使人民參預政治，政府的財政收支預算均經過參議會的審議，應加應減亦盡量採納民意，政治之開明開各省之先河。

經濟政策，很明顯的向着兩個方向邁進，一是平均地權，一是節制資本。卽一爲公地放租辦法，將日人遺留下來佔全省總耕地百分之六十的土地，租給農民耕種，以達到耕者有其田目的。二爲發展公營企業，以其所獲得之盈餘，供給省庫之開支，並福利社會充裕民生，替代稅收。這種創造國家資本，實施三民主義，不必經過流血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，是國父三民主義的精華。吾國嚙了三四十年的三民主義，民生主義未見有一個地方實行，公治先生想從臺灣做起，這是何等地勇敢。事實上，國民黨若是把這一部精華放棄，不勵行創造國家資本的政策，那麼真使人感覺得空洞！並且對國父民生主義的實踐性，感覺到懷疑，我們要求全國的黨員要注意這點！

民族主義裡面最重要的除了獨立自存以外，便是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。臺灣土居的高山同胞，在日人時代，便處於特殊地位。沒有享受，換言之。日本根本就沒有拿他們當做人看，所以，高山同胞的生活都是處於最下層的貧窮線。光復以後，對高山族完全

解放，政治上，教育上，以及福利上，都是一體同仁；參政員，參議員，國大代表，高山族同胞都有固定的名額；學校也深入高山的領地，這可以說是深合民族主義的涵義。

公治先生的政治，經濟，教育，文化都是在切切實實的實施三民主義，蔣主席去年在臺灣期冀臺灣成爲模範省。我想，假如有資格擔當這句話的話，便是在首先實施三民主義這一點。所以在三十四三十五年兩次國父誕辰紀念日中，陳公治先生，重覆聲明他的願望：「我希望臺灣的每一塊土地都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實驗室，育種場」。

(三) 爲什麼有許多人攻擊公治先生

這裡，我們應該知道，三民主義對資本階級是不利的，所以，推行起來，第一個阻力便是資本階級。他們反對公治先生的政策，這是最主要的原因。第一在省內一部份人仍反對土地政策，他們說日本人所有的土地都是用毒辣的手段，從臺胞掠奪過去的，光復以後應無條件的還歸地主。公治先生的主張要耕者有其田，接收下來的土地，實行放

租的辦法，直接租與農民。

第二便是公營企業。日人在臺灣工礦的建設，已具有相當的基礎，這些工廠礦業，接收後，有金銅鋁石油等三種由資源委員會經營，水泥，電力，糖業，肥料，機械造船，造紙，碱業等七項由國省合營。煤炭，玻璃，化學製品，印刷紙業，公共工程，工礦器材，電工器材，鋼鐵機械，密業，橡膠，紡織，油脂，由省經營，其他全部標與民營。在農林方面，有茶葉鳳梨林業農產水產畜產，由省經營。這樣一來外間不明者便形成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，他們說「事業都在政府手裡，這種官僚資本是要反對的」。他們更不知道，國家資本與官僚資本是絕對的兩件事，國家資本是一切的盈餘都供大眾的福利，點滴都是民衆所有。官僚資本是利益爲少數官僚所私有，與民衆毫無利益。這一點，省內的民衆已漸次明瞭，「二二八」事件當時他們沒有反對，省府改組以後，民意機關亦曾反對劃公營爲民營。所以一部份對臺灣情形完全隔膜，亦許是沒有光臨過臺灣一步的人，因爲對公治先生的意氣，在上海南京熱烈反對，真是莫名其妙！

第三便是貿易政策。公治先生爲得想要使臺灣這個小島不受京滬各地物價的波動，

除了使用臺幣政策外，對於進出口物資多少有點限制，這是說在一切生產事業均沒有恢復以前，修復需要大批的材料，本省很明顯的是進口貨多，出口貨少，那麼這一點點寶貴的出口貨就要很經濟的換取急迫需要的物資，譬如糖，煤，需換取肥料布疋，次要的或不必要的，就不讓他進口，亦不能讓商人隨便掌出去。這樣一來，商人便無高利可圖，許多從國內來的都失望而歸，他們便造出種種謠言，說臺灣簡直不是中國，是與祖國脫離了的特殊世界，真是冤枉極了。

第四，同貿易政策同時受攻擊的便是專賣。貿易在掌握物資，協助生產，並充裕省庫。專賣包括樟腦，火柴，煙酒等項，實行配銷，負擔一大部份之省庫收入。公治先生治理臺灣，以不擾民爲最大目標，不願意以稅收來支持省的開支，而希望以公營事業來維持。在公營事業急待修復整理未能達正常生產以前，他以貿易專賣二項收入負擔一半省庫的開支，但一再聲明這是暫時的，他計劃在五年以後，省的開支完全由公營事業的正當盈餘負擔，那時，貿易局完全以協助生產平抑物價爲目的，專賣局根本可以取消，這種計劃，正在很穩固堅實的一步步進行，亦爲大多數民衆所諒解，所擁護。極少數私

煙和酒的攤販，他們有受了不良敗類索擄的，爲着一己的利益，他們很反對，那究竟是極少數的，一瞬間的衝動，並不是全民衆的意思。

由於上面的敘述，我們知道公冶先生治理臺灣的政策是準確的，是對症下藥的，亦許細則方面，尚有值得研討的地方，但大政方針是敢肯定的說沒有錯誤的，可以做今後治理臺灣的金針。設若將他苦心積慮決定的政策放棄了，步調恐怕要亂，到了社會失了中心時候，政局也會成爲不可收拾，這一塊已走上三民主義的樂園，恐怕要和國內一樣的走上經濟崩潰之路。我們爲中華民國大局着想，極望國人不要意氣用事，應加以細心的考慮！

第一 舵 工

(一) 光復時臺灣好比百孔千瘡的破艦

去年法國經濟考察團，來臺考察戰後的臺灣經濟狀況，記者陪他去參觀碼頭，海港

和工廠。那位法國人他突然對記者說：「我們法國受德國轟炸雖然利害，但被損害程度沒有這麼可怕！」臺灣已經光復了一年多，各縣市曾經發動過日俘，國軍，學生，住民，一次一次清除垃圾障礙物，雖然每天有三十輛卡車搬運，與市長們以身作則參加督勵；但是到處仍可見頹牆斷壁，累累戰痕！當太平洋戰爭重點移臨日本本土時，日人決心把臺灣爲保衛三島的犧牲品，今日到沿海口岸，仍豎立無數水泥製成的三角形障礙物，那是防止盟軍戰車登陸。從北部繞東部南部，有大小不一的飛行場，大多是自殺飛機的基地。平地到高山有許多蜂房似的山洞，寡胞雖婦孺老弱，被編爲皇民奉公班，擔任戰時勤務。從十八歲到四十五歲的壯丁，個個載戰鬪帽，穿國防色服裝，日人不惜把他們變成飛灰。盟軍每天有百餘架B 29型空中堡壘，攜帶重磅炸彈，輪流爆擊，碼頭毀了，船隻沉了，工廠倒了，交通斷了，高大建築物燒毀了，中外記者聞到了臺灣，都異口同聲說：「臺灣重建工作是相當艱鉅的！」上海大陸報報導：「戰後的高雄，滿目荒涼，斷瓦頹牆，觸目皆是，百分八十之市街及海港，均爲美機所蕩平。在美軍攻勢之下，基隆的損失，比高雄更爲慘重！」日人曾誇耀臺灣是帝國炸不沉的航空母艦，臺灣雖然沒有

陸沉，但是到光復時，它好比是百孔千瘡的破艦。

10

(二) 難爲把舵人

光復時第一任行政長官陳公治先生召集一次重要的政務會議，各首長紛紛報告財政困難，交通阻礙，人才難找，言語隔閡，材料缺乏，警力不足，機器零件無法補充，這位老者沉痛地說：「難爲我把舵的人，我們不能讓這條船沉下去！」的確，臺灣光復之日，面臨着無數難題。葛秘書長一度以懇切的態度，告訴出發接收幹部說：「你們做事要十分謹慎，這裏尚有三十萬武裝日軍未解除，行政機關人員以及警察，仍是握在日人手中，臺胞已經開始行動的報復了，街頭巷尾不時有打殺日人喊聲！我們接收人員及兵力有限，他們雖是失了性能的炸彈，但我們還得小心謹慎防他萬一爆炸起來！」當時交通船隻困難萬分，憲兵來臺接收，他們坐的是蓬船，在海裏飄流了半个月始克到達。在這個除舊佈新時候，非有斬釘斷鐵的手段，英勇果敢之精神，以及胸有成竹的領導，臺灣接收，不會比大連、東北、海南島，來得容易！當陳公治先生到達臺灣的次日，即舉

行受降儀式，接着召集幹部指示：「今後工作，採取重點主義！」在旁觀的人，看他一年來工作，是有條不紊地旋轉下去。他的把舵工作，是十分穩定的。一年來言論集，可以觀察他的政策線索的開展。

(一) 宣佈過去日本總督府所頒行法令，暫時繼續有效。其次就是日人在臺官吏，暫時繼續留用，使其安心工作。這麼一來，整個社會秩序，保持不騷亂。接收前臺灣行政人員，都是日本人，很奇怪的連街庄長，以及警察局內警長，臺胞擔任的有如鳳毛麟角！現在日人總督府法令已經修改不留一條了，尤令人欽佩的，三數個月內，日僑除少數征用的技術人員外，已經有秩序地遣送得一乾二淨！

(二) 解除日軍武裝，遣送日俘。臺灣日本武裝軍隊三十萬，當日軍投降時，他們不相信皇軍敗北，他們腦中是天皇陛下欲和平，所以停戰。他們仍是無比的驕橫，加以一部份臺奸，如辜振甫，許丙者流（已被控訴為戰犯）勾結日軍，想借用「皇軍」軍刀，在刀尖上建立臺灣自治政府，以抗拒八年流血，拯救臺胞的祖國來接收。如何喚醒這班人迷夢呢？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柯參謀長，時時廣播日本戰敗亡國了，解除了三十萬武

裝，很順利地第一批把他們遣送完畢，陳先生心頭鬆下一口氣：「這個工作告了一段落，現在好了！」

(三) 接收日產，處理日產。接臺灣日產，並不像接收上海敵偽產業那樣簡單，日人五十年間經營，日僑產業如蜘蛛網那樣滿佈全臺，由都市到鄉村，由平地到高山，由陸上到海洋，都是縱橫交錯的經濟網，而且規模之大，生根之深，用人之多，組織之複雜，有的分枝機構伸至海外南洋英美，外來者一時摸不到門徑。在上海華北接收時，接收機關在報紙上會看出一再重覆的笑話，臺灣較為有系統，難怪大公報記者，去年從臺灣至海南島，在兩島接收相比之後，他筆下海南島，變成數千年前荒島，引起他無限感嘆！認為：「中國還有好人在，臺灣便是一例。」

(四) 安定物價改善民生。在臺灣初期禁止法幣，沿用臺幣政策，引起許多的誤會，尤其商人因匯率不通，物資進出口受限制，起了很大反感，上海報便有「臺灣是陳儀王國」出現了。公洽先生忍受人家的責難，他完全出於一片仁慈的愛心，他說：「我們這個臺灣小地方，如果走上通貨膨脹，生計日蹙的絕路，怎麼受得了！臺灣人受了五十年

含垢忍辱生活，才光復，我們忍心破壞臺灣嗎！所以貿易專賣及臺幣等政策，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放鬆，因為我們有不能放鬆的苦衷！」去年有一位內地來臺記者，他看看京滬物價遙遙直升，臺灣仍然保持得相當穩定，不禁大呼「奇績」！假若光復的臺灣，不是陳先生挺身擋住狂浪！臺灣工商業老早被上海投機家掌握了，戰後殘餘膏脂也轉落他人的荷包去！當時臺胞也曾反對這個不自由的幣制，今日都知道擁護力爭了！公治先生的被人責難，不無代價。

（五）中國化。去年國府 蔣主席蒞臨臺灣時候，有一天在中山堂受群眾的歡迎，在坐中有臺灣大學學生，他對隣座說：「蔣××是什麼？他不過是東亞的罪魁，他是東亞聖戰的障礙物！」（見禮拜六第七七期）這話出自受高等教育大學生是否可靠不得而知，但日人在臺灣所施的教育，當然是為日本而教育，中國歷史被誣譏，中國領袖被毀謗，自在意中之事。淪陷五十一年，經過半世紀的臺胞，他們的生活，習尚，思想，性情，染上異國的彩色。要臺胞中國化，必須從產業經濟中國化始，但看今日臺灣州廳街庄改了，臺灣各級議會成立了，日語日文廢止了，街路名稱改換了，商店招牌沒有日

文痕跡了，這些還不夠，這不過是形式；最大的變革，是產業制度變革。把日人殖民地榨取的經濟政策，變成適合三民主義的經濟制度。政府接收佔全島百分之六十的日人耕地。已經直接放租給農民，沒有經過中間一度的榨取。過去本島肥料，靠日本供給，產品靠日本銷售，重要原料經過日本加工，交通船隻是依賴日本大資本家三井，三菱，臺胞過的是勞働奴隸的生活。但是現在呢？現在都在六百三十萬臺胞掌中，因為省營許多公營事業公司，他真正的股東老板廠長，是六百三十萬全體的臺胞。商品產銷已有貿易公司，在國內重要都市替臺胞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，爭取重要市場，使六百三十萬群眾的勞働生產不至吃他人的虧。日本過去五十年期間，所經營許多產業，所樹立各種制度，可以說連根都拔了。有一次陳先生很自慰地說：「日本人今後無法在臺灣立足了。」最初許多日僑迷戀臺灣的產業，企求歸化中國，或請留臺居住，終於吃了一驚離開了。有一次某報，閉着眼睛瞎叫：「中國官曉得辦什麼事！不過，得國語國文就是了！」他不知自己坐在統艙裏，這條船現在已經靠近了中國碼頭。我們要感謝把舵穩定的舵工！